東華錄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蕃恭校

秋七月辛酉刑部等衙門會議江南巡撫佟國勳四川巡撫年羹堯不將逃人孟光祖拏獲奏聞反接受物件答拜餽送禮物應將佟國勳年羹堯俱革職得旨佟國勳著革職年羹堯著從寬革職留任效力○戊辰諭大學士等朕前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所載戰敗明朝滿貴何雲龍馬登雲孫祖壽四總兵時天正大霧人覿而不相見敵營火礮鳥槍施放不絕樹木枝葉皆毀 太宗文皇帝恐我兵受傷遣副都統覺羅艾塔往視艾塔回奏曰敵之火礮鳥槍止損樹木我兵並無傷者可見上天佑護非人力所能至也夫天象最難揣測而機之所動亦可豫知朕少年時在興安嶺上

行茂林中迅雷忽作乃避出茂林雷止遣人往視樹木皆爲迅雷所擊此皆朕親歷之事也大學士等奏曰　太宗文皇帝實是神奇凡用兵事宜先期指示事後無不允合　皇上所行事事相符是以衆人莫不驚異　上因諭左都御史徐元夢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於罨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者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甚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人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庚午諭大學士等戶部尚書趙申喬奏摺內有一念愚誠誓不欺君但精力既衰救過不逮惟皇上終始矜全等語如不欺君伊子趙鳳詔居官甚屬貪婪侵欺數十萬銀兩伊何不陳奏爲人臣者居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屢以衰老推諉糊塗辦事其如國家之事何

凡事不平心靜氣以求合宜有意固執迨至勢不能行則云我衰老救過不逮將以此爲錯誤乎抑知而不改乎若如此行事爲君者安能始終矜全耶○辛未靖逆將軍富甯安奏臣等將兵分爲三隊於六月二十六日由巴爾庫爾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衲等領兵一千三百有餘爲頭隊往擊厄魯特邊境擒其生口臣統大兵尾其後於十月初四日將至阿克他斯地方據阿喇衲報稱我等領兵前進夜行晝伏初三日至烏闌烏蘇地方拏獲策妄阿喇布坦哨兵二人一名阿籌拉克一名推扎布此二人理應解京但伊等所識路徑甚多臣等見率兵前往襲擊暫用爲嚮導俟前途更有拏獲之人將此二人齎　聖訓遣回本處宣諭或用後獲者齎　聖訓遣回本處宣諭此二人解京之處俟臣等至烏魯木齊擒賊後酌量而行得旨朕年日增血氣漸衰故此事遲疑至今如

當朕少壯時早已成功矣然朕以年老之人籌畫調遣無不符合者此即軍機之吉兆也初兆既吉終無不吉矣此奏著示諸皇子及眾大臣○壬申大學士馬齊奏觀將軍富甯安所奏襲擊之兵前進直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擒其哨兵不出 皇上睿算之中今伊等必共相驚恐此後捷音自應相繼而至矣 上諭策妄阿喇布坦之人皆烏合之眾其心不一我大兵一到即或降或散朕經理軍務已久兵事慎重所以用襲擊之兵劉蔭樞並不知此意聽傳聞之言即勸朕息怒休兵用兵之事如此妄奏可乎伊不過用此空言作文章而已無知之徒即由此互相傳播從古遇賊迎降者即此等空言作文之輩流賊李自成進京之際明文臣迎降稱頌李自成奏表云邁湯武而無慚德比堯舜而多武功本朝兵至復降本朝逆賊吳三桂叛 時貴州巡撫曹申吉降而提督李本

深亦降四川巡撫羅森降而提督鄭蛟麟亦降王師至簞食壺漿迎之賊兵至亦簞食壺漿迎之誠可恥也又諭吳三桂叛時朕方二十歲朕理兵事吳三桂聞之曰年方幼穉何能如此乎吳三桂在長沙時伊坐於城上笑曰看我壻敗滿洲之兵著夏國相領兵與我兵交戰碩爾率數百人奮然敗之殺至城下夏國相背負三箭而逃吳三桂見之謂滿洲兵仍如此之勇也此等事皆在伊左右之人歸降後所奏聞者又諭蒙古等感戴本國之恩忘身以奉事者甚眾當索約爾濟河地方與噶爾丹交戰時阿祿科爾沁之董牛忒台吉自戰場出謂眾曰我等受皇恩甚深若稍退縮有何面目以見聖顏乎率伊屬兵三百名復進皆歿此內祁里德族中數人亦戰歿朕甚憫之近日綠旗武官亦好遊擊潘至善駐防哈密策妄阿喇布坦二千兵來侵潘至善率伊屬兵二百名即行擊

敗臨陣時潘至善奮然一手持刀一手執弓笑曰是我等報皇上之日也哈密回子及被獲厄魯特等無不言潘至善漢人而有勇如此爲極口稱贊頌者總督滿保摺奏自旅順口逃去之賊從浙江而來福建遊擊鄭勤領兵追及跳上賊船或斬或擒綠旗武官感朕之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朕慮奮勇太過或致有傷殊以爲念耳○癸酉靖逆將軍富寧安奏臣等自烏魯木齊回兵向畢留圖而來路遇厄魯特兵三百餘人尾我後兵臣隨卽整兵迎勦賊眾不支敗奔深山此戰灰特台吉扎穆畢首先奮勇以槍刺賊賊墜馬被擒又復前追適賊回放鳥槍中扎穆畢之胸而死得旨扎穆畢首先奮勇勦賊以致陣亡甚屬可嘉著追封輔國公以其子承襲○丙子以白潢爲江西巡撫由布政使遷○戊寅靖逆將軍富寧安奏臣等領襲擊之兵於七月初十日至烏魯木齊地方拏獲回

子探問準噶爾消息隨於十一日整兵前進至逦俄巴錫地方分派隊伍搜查山林拏獲回子男婦幼童共一百六十九名並獲駝馬牛羊等物甚多將烏魯木齊賽音他拉毛他拉等處耕種地畝俱行踐踏將兵撤回得旨著議政大臣議奏○己卯諭大學士等前河南巡撫張聖佐奏摺內止稱宜陽縣賊亢珽等拒捕搶奪派出官兵攻破神後寨殺賊數十生擒二十二人閿鄉縣賊尹喬王更一等令知府李廷臣領兵往拏等語所奏殊未明晰頃奏報米價摺內閿鄉縣獲賊與否亦未申奏看來張聖佐無能宜陽閿鄉澠池等縣與懷慶府甚近不過三百餘里皆朕所經歷此間並無高山不可攻戰之處河北總兵官馮君洗並未將賊情奏聞此案朕留心久矣朕交山西巡撫蘇克濟總兵官金國正從實訪問今蘇克濟奏稱賊王更一等拏獲亢珽仍未拏獲此盜案根源因宜

陽縣丁憂知縣指稱軍需科派豫徵明歲錢糧又以官道瘦馬分給勒養情由激變亢珽等將知縣拏去官兵往戰攻破賊寨始將知縣取回擒賊兵丁貽累於民又將村房放火此皆原任巡撫李錫任內之事聞賊亢珽等言皇上因李錫居官甚劣已取進京若李錫伏誅我等情願引頸受刑李錫居官固屬不堪但此賊不盡拏獲斷乎不可著刑部尚書張廷樞內閣學士勒什布乘驛前往嚴加查獲詳審一面於彼處正法一面奏聞○辛巳河南巡撫張聖佐奏賊徒王更一等拏獲　上諭學士勒什布曰爾等往審此事將本帶去前蘇克濟奏摺內事爾已聞之到彼處將賊潛住地方與河北總兵官馮君洸住處相近伊爲何並不奏聞又不將賊竄拏獲之處察問此事起端情由如何漸致滋蔓於何處行掠於何處潛藏及放火殺傷民命等情盡行詳察指稱軍需科派豫徵

來年錢糧之知縣若果情實卽行拏問丁憂知縣被賊拏去伊等
爲何隱瞞不奏被賊拏去今復得回之知縣見在彼處須一併詳
察爾等到時此賊悉行拏獲則已若仍拒捕逃避爾等卽領兵追
拏○刑部奏鑲黃旗蒙古佐領色楞五十二佐領下護軍校拉布
達孫等告伊佐領叩閽一案奉旨查從前被告有額德勒呼者是
否卽係此二佐領下人今查額德勒呼之子常保見與被告之佐
領色楞五十二皆係喀喇沁一族兄弟　上諭大學士等朕記得
告額德勒呼者乃一弓匠馬齊奏曰刑部所查之處皆與　皇上
所記相符此係三四十年前事人名皆不遺忘誠爲神奇　上曰
朕一生所賴者惟在記性縱有極宂長之本朕俱能全記因辦事
年久所以事到卽知始末也
八月壬午朔　上行圍發熱河○先是靖逆將軍富寧安奏拏獲

回子阿都呼里供稱策妄阿喇布坦令伊褁桑都噶爾參都克策零敦多布托布齊等帶領六千兵於去年十一月由阿里克路往西進發或前去征拉藏或幫駐拉藏之處我知得不甚明白等語得旨策妄阿喇布坦由阿里克地方發兵一事雖虛實未知朕意料之甚屬可惡策妄阿喇布坦先曾向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者云拉藏汗係嗜酒無用之人不足介意羈留其子並留達賴喇嘛班禪之使不令前去今此兵或取拉藏收取西邊地方或幫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若係征取拉藏其兵於去年十一月前往今已成讐我兵欲救援拉藏恐地方遥遠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幫助拉藏同來侵犯青海則不可不備兵協助迎勦見今巴爾庫爾有富甯安阿喇衲等一應軍務俱已諳練行兵甚易應將額倫特撤回仍駐紥西甯將協助兵丁與青海之人一同豫備著

議政大臣等議奏至是議覆　聖諭甚是周詳應令署理將軍總督額倫特速往西甯料理軍務糧餉西甯總兵官王以謙侍讀學士查禮渾等在松潘豫備提督康泰主事巴特麻等時常遣人往青海地方偵探信息若得實信一面速行奏聞一面彼此知會各相機而行駐紮噶斯之侍衛阿齊圖霍善等加意固防探其蹤迹從之○乙酉諭大學士等朕徧覽明代實錄未錄實事即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事史臣但看野史記錄錯誤甚多朕又覽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實處即如所記項羽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振武將軍公傅爾丹奏臣等派襲擊之兵分隊前進公博貝統兵於六月二十九日至博羅布爾哈蘇地方見有賊蹤隨卽追斬厄魯特五人生擒四人投順者十六人額駙吳爾衮都統穆賽令喀爾喀台吉盆楚克及

斐徵額等分路尋探並無賊蹤隨於七月十七日回兵報聞〇丙戌以許兆麟爲江西布政使由四川按察使遷〇乙巳裁偏沅所屬湘陰縣等營田巡檢八〇河南河北總兵馮君洗奏河南宜陽閿鄉澠池等處奸民聚衆拒捕官兵攻破逆寨宜陽賊首亢珽逃匿見在嚴緝閿鄉黨惡王更一等見在擒獲交有司收審餘衆俱散又宜陽縣申報亢珽等一十八人藏匿澠池縣李一甯山中隨令遊擊楊奉等並各營官兵移赴澠池緝拏臣先未經摺奏罪屬難逃得旨凡總兵官平素應嚴督防守一有賊盜隨聞隨卽查拏處治安靖地方利益民生馮君洗身任總兵官於宜陽等處盜犯亢珽等雖發遣官兵聊以塞責謂非伊事若爲不知並未奏聞一次伊所司何事似此盜犯不豫爲緝拏以至延蔓又壅於上聞苟且希圖了事殊玷官箴著張廷樞等嚴審議奏〇丁未議政大臣等議覆

西甯駐紮侍讀學士查禮渾等奏據西邊拉藏汗咨文云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於七月初四日掠其納克禪邊內木寶一部人衆且言又令策零敦多卜領兵萬人前往征取拉藏等語我兵不可不豫爲防備應令松潘西甯兵丁出口安營得旨依議但地方遼遠俟信息到時始行調兵恐或不及可派荆州滿洲兵二千名發往成都派太原滿洲兵五百名發往西安

九月壬戌吏部奏貴州巡撫劉蔭樞屢次奏本俱不繕寫貼黃年老昏憒不便仍留巡撫之任應照例休致得旨劉蔭樞著解任仍令來京○癸亥　上駐蹕西爾哈烏里雅蘇台賜來朝外藩銀幣鞍馬及隨圍蒙古官兵銀布○己巳　上還駐熱河○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焞因目眚甚劇遣人來購空青應准其採買　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阿克敦鑾儀衛治儀正張廷枚曰朝鮮國王李焞

安靜奉法人民愛戴四十餘年伊國中享太平之福未有如此之久者朕甚嘉之覽禮部奏王因病目來購空青朕聞王疾深爲軫念即於行在特簡爾等齎空青往賜此係格外之恩凡一應禮節爾等到時令王不必拘於成例隨處可以相見並傳諭之○庚午裁通政使司漢軍知事一○辛未諭大學士等從前曾諭九卿各省官員內有居官不好聲名不堪者隨聞隨即繕摺具奏今李錫居官甚劣何竟無一人奏朕各省官員賢否九卿豈無所聞凡大臣啟奏苟所聞不確於奏摺內云臣所聞如此不甚詳確一併聲明未嘗不可朕亦止欲知之耳並非不加訪實即行治罪也況奏摺又不發出隨聞隨奏各省官員亦知懲戒悛改近閱九卿保舉以爲好官而薦引者有之以爲劣員而糾參者何並無一人舊傳諭九卿○諭大學士馬齊左都御史徐元夢朕料理軍務年久屢

次親統大軍綠旗兵丁較滿洲蒙古相去甚遠滿洲兵止用二千
蒙古兵止用五千朕親統時任意所向綽然可以成功若綠旗兵
丁任伊衆多朕心亦難倚任適於議政大臣處亦下此旨令扎薩
克蒙古等雖不給錢糧於伊等該管王台吉等皆實心效力推而
至於苗蠻盡知各爲其長若綠旗兵丁糧餉必以時給發稍不如
意即至相怨非提督康泰所領一千餘人至黃勝關柏木橋鼓噪
竟棄提督而去提督前並無一兵止餘僕從總兵官路振揚駐紮
松潘相距七十里聞信即往前迎因衆兵不可止遏給銀撫慰令
回成都此兵至成都巡撫年羹堯曲加安戢交提標中軍參將管
束年羹堯復奏此參將甚好常諫阻康泰將此兵交與斷然無妨
隨將總督鄂海奏聞一摺年羹堯所奏二摺並康泰路振揚移咨
總督巡撫文書交馬齊觀之因命康泰馳驛來京路振揚署提督

事○癸酉諭大學士馬齊旅順口脫逃陳君元等賊黨不過八人昨廣東巡撫法海奏稱此夥已獲七人止有一名未獲朕前以海中各島皆可爲賊藪及詢投誠海賊云島內樹木不生地皆磔石不可耕種亦無好水故難棲止卽如澳門地方所居不過萬人因無田耕種米無所出俱自廣東運米而食今海中潛藏賊蹤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時覓小船捕魚遇商船卽行劫奪商船既得便拒敵官兵至嚴冬時水米既無伊等焚船上岸藏匿大勢不過如此斷不能於海島棲止也明代金門廈門海壇澳門普陀嚴崇明盡山花鳥等處俱有海賊從前海賊鄭芝龍投順本朝用爲內大臣令伊作字招降伊子鄭成功若果投順皇上卽以海澄公見授伊竟不從順治十六年領海賊三十萬侵犯江南攻鎭江城宜思恭之父宜永貴時爲巡撫坐鎭瓜州因未從賊城得不陷及賊進圍

江甯時滿兵甚少值貴州同軍之副都統噶褚哈等至同江甯將軍喀喀穆合軍出東門於明太祖陵南誘賊進三十里大敗之殲其眾朕幸江南會親閱其戰地我朝所殲敵眾松山杏山敗洪承疇兵十三萬山海關敗敵兵二十萬安親王於永興地方敗吳三桂兵並此番所敗海賊共計四處海賊旣潰敗於江南而福建地方施琅等又攻取金門厦門賊無棲止之處始取臺灣爲巢今臺灣一帶又皆入版圖矣又論古時有一二美事即以爲奇互相傳說朕於邊疆處處巡幸閱歷之事甚多往甯夏時豫州無水地方官豫貯水三百甕以待朕見有酒河故道意春亦方長之時或值水發亦未可知因遣馬武海青往看伊等去猶未遠即回奏云河水發矣朕乘騎往觀見軍民僕隸擁視水漲因汲用此水三百甕之水竟無所用中途往征噶爾丹時至察漢託灰見泉流甚細朕

令八旗所紮八營每營各掘一井八井之水泛溢而出人馬俱賴以濟後皇七子送四公主經過此泉已無涓滴矣馬齊奏曰噶爾丹之惡已盈　皇上又安中外之意甚切所以　上天默佑如此

○以李育德爲四川按察使由直隷大名道遷○奉差河南審事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奏審據河南府知府李廷臣供去年河南府屬十四處每地一畝派銀四釐係原任巡撫李錫傳入府知府面諭照派又李錫發河南府瘦馬二百九十七匹每年支銀十二兩糧驛道戴錦轉發馬八十四匹每匹支銀十二兩五錢除提問布政使張伯琮糧驛道戴錦外請敕吏部問李錫確供發臣以便與張伯琮等所供覈對定議得旨李錫著革職速行發往質對○己卯以黃國材爲貴州巡撫由廣西布政使遷

冬十月乙酉以海壽爲盛京兵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命戸部左侍

郎梁世勳爲京兵部侍郎海壽督理巴爾庫爾屯田〇己丑 上奉 皇太后回鑾〇壬辰以覺羅蘇庫爲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〇甲午以李馥爲江蘇按察使由江南蘇松糧道遷〇丙申 上駐蹕密雲縣觀新城及河隄〇己亥諭大學士等凡地方有綠旗兵丁處不可無滿兵滿兵縱至糧餉艱難困迫至死斷無二心若綠旗兵丁至糧絕時少或窘迫即至怨憤作亂康泰之事未起以前朕竟若豫知調荊州駐防滿兵二千名往成都駐紮意此時已到彼矣〇以武廷适爲廣西布政使由廣東按察使遷 金啟復爲雲南按察使由驛鹽道遷〇庚子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〇癸卯浙江巡撫朱軾奏武舉吳之杞生員胡起率領衆生員告稱新科舉人陳鳳墀倩人作文中式有弊請將吳之杞胡起陳鳳墀俱暫行褫革嚴審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今年浙江科場聲名不好再各省主考提學等官內

有聲名不好者九卿當有聞即參雖已所舉之人亦當參出九卿所保之人止知其見在行事而保之能保無改節乎又諭今天下承平日久民生疾苦事無大小爾等皆當留意勿謂太平之時區區小事無妨礙也凡事皆由小滋大爾等凡有見聞之處當即奏聞斷勿隱匿隋煬帝時處處起兵尚未之知此非皆臣下隱匿不以上聞之故乎昔三藩叛逆將自京發兵原任尚書魏象樞力言不可聖人舞干羽而有苗格何必勞師於遠賊至我以逸待勞即可息弭矣滿大臣面嗤之曰賊偪城下始出兵禦敵有是理乎自古以來無不以蒙蔽僨事者今河南盜亢珽之神後寨即李自成據以作亂之地礮槍兵器皆在焉朕巡幸西安由河南陝州而行凡形勢緊要之處必留心登覽是以知之亢珽一無能小賊緝拏並無難處此皆總兵官馮君洸不以奏聞巡撫張聖佐又庇護前

撫李錫不肯奏聞以致擁奪縣令殺害平民仍蒙蔽不奏朕聞之密諭太原總兵官明白查奏知地方官不能緝拏亢斑殺害良民蹂躪地方故速遣在京大臣前往擒獲不然幾成大事此事總由李錫知府李廷臣知縣白澂等居官不善行止不端偪迫人民以致此也李錫原係劉蔭樞所保問九卿亦云可用及用爲布政使到京引見時察其言辭明白舉動尙好因即擢用巡撫聞其到任後加派横斂居官不堪朕卽行撤回張聖佐亦係九卿所保由此觀之保舉人實難今聞諸臣保舉人時前班大臣每無所舉侍郎以下官員保舉者多或自己不便保舉暗令他人保之保舉人關繫甚大必至公無私始爲善耳又諭朕理事五十餘年無時不以民生爲念凡巡行所至之地卽加訪問故於民之疾苦無有不知各省奏事之人伊所過地方年歲豐歉米價貴賤無不詳悉問之

故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一切事皆無敢隱匿者如有隱匿朕即知之今年各處皆豐收河南連年大熟石米價銀五錢朕念切民生爾諸臣當體朕恤民之意凡有聞見之處即當奏聞不可佯爲不知也○乙巳諭議政大臣等見在西邊用兵之處與雲南及打箭鑪地方道路相通應豫爲防備著都統和禮前往雲南護軍統領溫普前往打箭鑪各帶護軍叅領及侍衛部員二人即行馳驛前往○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奏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卜等領兵三千來西藏欲滅拉藏汗拉藏整兵迎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敦多卜等之兵自遠路衝雪前來士卒凍餒馬駝倒斃沿途俱徒步而行三千兵內厄魯特之兵少吳梁海之兵多到者止二千五百其餘五百兵丁皆疲極不能同到　上諭議政大臣等西藏之地達賴喇嘛所蓄糧餉頗多器械亦備且西藏人

眾守法今策妄阿喇布坦無故欲毀教占藏眾人豈肯容伊且策
零敦多卜等之兵疲敝已極除陣亡病死外未必滿二千又安能
取得拉藏城池但策零敦多卜等自分攻取則兵力不支撤兵而
回亦無生路或因情急恣行侵掠亦未可定不可不加意防備爾
等其確議具奏尋議著青海台吉等速行領兵前往令內大臣公
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統兵駐紮青海形勝之
地松潘之兵亦令駐紮形勝之地以便哨探萬一有事彼此相助
相機而行並速行文著將軍富甯安等知悉從之○丙午兵部左
侍郎李先復通政使司右通政魏方泰自西路運米回京入奏
上曰運米事難易如何李先復奏曰臣等從未在口外行走初時
甚畏其難今二年運米往回六次始知容易到處俱有水草　上
諭九卿等曰口外路徑未經者輒畏其難伊等運米兩年便知其

易明年若再運米益不啻輕車熟路矣口外有一定當行之路水草足用若不諳路徑則難於前進所以行路先須酌量形勢策妥阿喇布坦所住之地即古陽關哈密以西即古瓜州沙州所通之地甚廣前有以守邊界之說進者勢必將邊牆之外棄去斷斷不可即如臺灣南澳人以爲孤懸海外無關緊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繫匪輕然海中之路亦有一定福建至盛京沿海一路曾令詳細繪圖島嶼停泊皆有定所口外亦是如此彼處行路宜於秋冬不宜於春夏昔人用兵以爲春間口外馬瘦內地馬肥殊不知春間馬一出口肥者先壞受累不小凡人平時易出大言臨事多畏縮逡巡口外行走遇大雨大雪即驚惶無措趙宏燦曾在川陝地方屢經行陣後廣東苗蠻竊發伊率綠旗兵四百往勦俱畏怯退縮伊亦甚倉皇可見用兵須主意堅定若

主將倉皇人心皆爲搖惑矣趙申喬前在偏沅征紅苗挺身前進新滿洲令其在後以避鳥槍伊云卽有不測我後人尚可得廕襲與我身在何異趙申喬並不嫻軍旅但立定主意便無畏怯從前耿逆變亂李之芳守衢州亦是身先士卒也當初西路用兵滿兵已先進綠旗兵畏死欲退將軍孫思克諭云滿兵前發並未傷損一人汝等且看滿兵若有死傷再退未遲衆始前進因成大功〇丁未命順承忠郡王諾羅布子錫保襲多羅順承郡王〇以吞珠爲禮部尚書（鎮圖公）蔡升元爲左都御史（由內閣學士遷）王景曾爲戶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王懿爲工部右侍郎（由大理寺卿遷）尼雅達蔣廷錫俱爲內閣學士（尼雅達原任蔣廷錫由少詹事遷）〇庚申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於各省錢糧分年豁免無不周徧今年各處豐收亦無可免止有帶徵一項或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久不清結通計各省帶徵亦不過一

二百萬爾等會同戶部將款項查明具奏可免則免之但豁免之事恩出自上則可前趙申喬欲以己意行之可乎又諭朕近日精神漸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舉發愈覺昏暈天下至大一念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卽貽數千百年之患爾等大臣又多年老鬚髮盡白有奏事畢不能起者辦事有誤或推耳聾年邁者如此則事必致貽誤古人雖云無爲而治人主不過總其大綱然一日二日萬幾豈皆大綱乎書中之言多不可憑二十一史朕皆會披閱恐屬筆底描摹無足徵信所以讀書與行事截然不同爾等以爲我讀書報皇上亦是虛文務在各盡心勉力庶不至有誤天下之事

十一月壬子命停決○癸丑　上幸湯泉○以王之樞爲偏沅巡撫由內閣學士遷梁文科爲廣東按察使由福建臺灣道遷○戊午以江球爲左

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府丞遷　府○己未河南巡撫張聖佐奏蘭陽縣奸民李
雪臣子李興邦在生員李山義家以白蓮教爲名聚徒惑衆今已
拏獲得旨交審事刑部尙書張廷樞等嚴審定擬具奏○乙丑
上還駐暢春園○丙寅酉刻　上聞　皇太后違和不待警蹕止
領近侍人員急從西直門進神武門詣　皇太后宮問安自是日
始有疾無間○辛未　上御乾淸宮東暖閣召諸皇子及滿漢大
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諭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
疾病今春始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方水土
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
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爾
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爲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公四海之利爲利一天

下之心爲心體羣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取　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襲　先烈應　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眞主驅除也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實賴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於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

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爲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爲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阼久者不能貽令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爲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

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愼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爲侈然自放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爲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爲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游自適爲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爲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爲淸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

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卽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卽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莅政無論鉅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譌必爲改定發出葢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多先事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不兼綜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爲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埽淸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

書卽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由裁奪每覺精神日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前途儻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衷曲未吐豈不可惜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爲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顚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爲天下盡其血神爲四海散其形旣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墮至於萬事隳壞而後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

無及振作不起呻吟牀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髦年爲侯景所偪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遥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爲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

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儻得釋此負荷優游安適無一事攖心便可望加增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氣耗減勉強支持脫有誤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於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旬之頤養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鬚藥進者朕笑卻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為萬世之美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並無一人後進新升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

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儻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甯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癸酉諭皇子及諸大臣等京師初夏每少雨澤朕臨御五十七年約有五十年祈雨每至秋成悉皆豐稔昔年曾因暵旱朕於宮中設壇祈禱長跪三晝夜日惟淡食不御鹽醬至第四日步詣　天壇虔禱油雲忽作大雨如注步行還宮水滿雨鞾衣盡霑溼後各省人至始知是日雨徧天下朕自謂精誠所感可以上邀　天鑒後　太皇太后不豫朕以保育恩深益復虔誠步禱請減己算為　聖祖母延年詎意竟不可回朕以此抱痛於心知天道幽遠難可期必朕為　聖祖母不能祈求永年而為民請命即使　天心有感能不負慚於中乎自此以後每遇求雨

朕但於宮中齋戒不復躬親祈禱此意從未告人諸臣所未知者也　上言及此流涕嗚咽不能自止諸臣莫不感動頃之又諭曰禮部於各寺廟祈雨所用僧人道士但務虛文殊無實意大約每月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日往往有雨人多言宜及此數日祈禱朕以爲既知有雨何用禱爲若知有雨而後禱此心便已不誠矣總之天行不齊多賴人事補救朕倉有餘粟帑有餘金隨時隨地皆可賑濟故雖逢旱歲亦不能爲災也○甲戌　上以甘肅提督師懿德議不可進兵一摺示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諭曰此事彼處督撫不奏師懿德獨奏亦是倣劉蔭樞之意且令師懿德等留京用兵之事原要機謀非拘執不通者所能辦理當中路出兵時人云地寒馬瘦到彼處馬匹必致凍死又包衣大力言糧餉未到難以前進朕即止之云此中機謀非爾等所知

如再妄言卽律以軍法朕來時祭告　天地　宗廟必見噶爾丹方回又與伯費揚古約兩路合兵今不前進如何先回朕親率大兵深入敵境算在必勝也噶爾丹使人來朕留營中七日諭來使云不見噶爾丹必不輕回鼓兵前進差人往視噶爾丹已遁去二日再差人往視已盡棄廬帳器械遠遁矣朕乃回兵今策妄阿喇布坦本屬小醜不足爲慮但怙惡不悛侵陵哈密前曾以二百人敗其二千餘人矣今因其移兵到藏道路甚遠又無接應自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過三層冰山噶斯等處實爲難行然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卽可以到彼處兵亦不用多二百餘人便可破之矣又奏彼處雪深八尺兵不可住今李先復係漢人自阿爾泰口外來氣色甚好云途中並不見有病人是邊外水土原可居住故復議明歲三四月出兵用兵惟以安甯百姓保護地方爲先故

各省督撫奏摺來俱批先固內地緊要不可聽小鈔以惑人心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吳三桂輕朕年少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服曰休矣未可與爭也又諭曰朕莅政五十餘年海內昇平皆恃衆大臣爲朕股肱耳目朱子亦云爲政在於用人大小臣工俱實心任事直言勿隱方爲社稷蒼生之福如李錫在河南居官甚劣九卿科道無一人言其貪婪者河南百姓受其荼毒私派科斂地方壞亂以至於此當日請訓旨時朕一一訓戒李錫奏稱恭聆聖訓盡心以報皇上不意今日大負朕恩此人斷難輕恕大凡爲地方官者皆當知足爲大臣者當識大體不可瑣屑刻薄朕待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級若待大學士與小臣無異卽非禮也又如翰林等作詩寫字作古文或時文朕皆

因材器使未嘗求全責備也今日朕身安和故召諸臣來將朕閱歷之事諭爾等知之○諭戶部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無分中外凡兵民生計未嘗一日不為勤求也自勦滅三逆以後為八旗甲兵詳加籌畫曾頒發帑金數百萬兩代淸積逋又賚其匱絀復賞銀數百萬兩凡隨閭出征雖給行月錢糧官駝馬匹猶恐用度不繼設立八旗官庫以濟官兵四十五年復施恩將官庫未經扣完銀三百九十五萬六千六百餘兩盡與除免嗣後官庫事務漸至紛擾故停止八旗之庫設立總庫自此以來官兵有益庫內案件亦甚淸楚但每月扣取錢糧朕深為廑念曾有無恥積惡撥什庫侵欺兵餉朕故交與戶部將兩月錢糧一次支放俱令給與本人近聞領取銀兩兵丁甫出部門即被人持去公庫既行扣除又復償還私債兵丁所賸甚少以此養贍室家奉行差務斷然不足朕

毋懷及此深切軫惻茲特大沛恩施式宏撫育停止公庫將見今未行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兩有奇通行豁免自五十七年正月爲始著給與兵丁全分銀兩爾部卽傳諭八旗都統等出示通曉俾咸知朕優恤禁旅至意○乙亥八旗都統等因奉特恩豁免公庫扣除銀兩率領兵丁謝恩得旨小人得財則喜用盡則怨見今八旗得見舊日風景者已無其人而能記憶祖父之遺訓者亦少以致風俗日奢人心不古嗣後務期悛改以副朕諄諄訓誡至意○吏部議准差往河南審事刑部侍郎張廷樞等奏新安縣知縣錢汝駜前於澠池山中拏獲賊首亢珽之屍又節次拏獲亢珽亢珩母妻女媳子孫並賊犯李一甯等請將該縣議敘從之○丙子諭大學士等凡外吏居官雖清廉然地方些微火耗其勢不能不取卽如大學士蕭永藻之清廉中外皆知前任廣東廣西巡

撫時果一塵不染乎假令蕭永藻自謂清官亦效人布衣蔬食朕亦將薄其爲人矣○諭前大學士王掞密奏及御史陳嘉猷等八人公奏俱爲請立皇太子事伊等以朕爲忘之矣此等大事朕豈有遺忘之理且伊等奏請分理天下之事豈可分理乎又顧王掞曰凡密奏條陳之人皆爲名起見以爲吾曾陳奏遂刊刻傳播或有未經陳奏卽行刊刻者夫所謂密奏者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獨知之方可言密今爾等所奏摺稿或尚存乎王掞奏曰臣安敢如此　上曰朕非專指爾而言卽如李光地爲此事亦曾口奏朕謂之摺奏可乎大臣乃朕股肱耳目所聞所見卽應上聞若不可用露章者應當密奏天下大矣朕一人聞見豈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卽如人家奴僕甚屬微賤蒙混捐納爲官者有之朕所知亦有一二人此等事爾等有所聞不行陳奏卽如有股肱而不

能運動有耳目而不能聞見矣焉用股肱耳目爲哉令人密奏亦非易事偶有忽畧卽爲所欺朕聽政有年稍有曖昧之處皆洞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探聽此輩顚倒是非妄行稱引僨事者甚多朕曾遣人往五臺武當等處皆於兵部起票馳驛前往並將差遣緣由聲明光明正大伊等亦不能假借也孟光祖假誠親王允祉之名遊行各省趙宏燮陳奏甚屬可嘉一經發覺天下皆知矣又原任黃巖總兵官仇機是大惡妄行之人朕訪聞其私鑄九鼎會令步軍統領查拏如此舉動意欲何爲漢人膽大無所不爲於此可見

又諭爲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立異亦不可徒爲誇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學爲聖人皆自棄也此語亦屬太過堯舜之後豈復有堯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學須學顏子此皆務大言不務實

踐者朕自幼喜讀性理書書中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又諭柔遠能邇之道漢人全不理會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爲之屏藩耳蒙古終年無殺傷人命之事卽此可見風俗醇厚若直隸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緣人多亦習尙澆漓使然也○諭戶部朕撫御寰宇五十餘年夜寐夙興爲小民勤求生計近者民力雖已稍紓然念分年帶徵銀兩若不格外優免則小民一歲之所獲分納二年之賦以其贏餘養贍室家斷難充足朕每念及此軫惻良深宜更加殊恩通行豁免今將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等八處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概免徵收其漕項雖例不准免亦著破格施恩將安徽江蘇所屬帶徵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麥豆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

石內皂微各半爾部卽行文該督撫嚴飭所屬實心奉行俾民間均霑實惠用稱朕撫恤羣黎至意○己卯以高其倬厲廷儀俱爲內閣學士（俱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庚辰　上自　皇太后違豫晝夜焦勞以致　聖體違和頭暈足痛艱於動履猶親詣　甯壽宮問安御東暖閣辦事諸王大臣官員等奏云　皇太后較前稍安　聖躬關繫甚重伏乞往湯泉調攝　上不允

十二月辛巳朔　皇太后病勢漸篤　聖心憂勞以致　聖體日就羸瘦且足痛加劇於是諸王大臣等合詞公奏　皇上孝事兩宮超越萬古問寢視膳晨昏定省未嘗稍間卽如　太皇太后賓天已經三十年　皇上前日與廷臣言及輒涕下如雨哀不自勝今　皇太后慈體違和惟恐或有不虞不能行禮惓惓以此爲憂禮記論居喪之制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處於

內凡尋常無疾之人尚宜如此況　皇上聖壽將近七旬今又抱
疴斷宜遵循禮制且　皇太后受　皇上六十餘年孝養玉食萬
方壽近八旬亦古來母后中所僅見者脫有不虞一切禮儀令諸
王大臣恪恭將事　皇上一循禮記定制卽聖經無過不及之中
道也伏祈　皇上加意調養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奏入留中○甲
申展刻命諸皇子傳諭旨曰　皇太后病勢漸增朕承歡奉養懸
數十年不幸値此朕躬雖抱病此心未能稍釋頃親往請安朕體
甚覺委頓　皇太后儻有不諱朕自當竭力以盡禮節惟慮病體
難於支持此事著諸皇子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禮部滿漢大臣
滿九卿會同議奏其割辮之禮亦著議奏未刻諸王滿漢文武大
臣等奏臣等先因　皇上聖體違和懇求暫停詣　甯壽宮今因
皇太后病勢漸增　皇上卽親詣問安　聖躬關繫重大不可

稍冒風寒叩請停詣　甯壽宮奏入得旨朕今日親往體中不能支持是以問安後即回　皇太后之事關繫重大朕當竭力行之耳○禮部奏臣等查例　皇上孝服用白紡絲儻遇　皇太后大事照例豫備白紡絲孝服　妃嬪亦豫備白紡絲孝服又查　慈和皇太后大行時　皇上未經割辮儻遇　皇太后之事　皇上亦斷不可割辮奏入得旨儻　皇太后不諱孝服用布爲是朕必行割辮此事著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禮部滿漢大臣滿九卿會議具奏其諸皇子割辮之處亦著議奏尋內大臣等奏遵旨孝服以用布爲是應豫備孝布查禮記喪禮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再滿洲舊例年老疾者皆以孝服爲忌今　皇上聖壽將近七旬　聖體違和設有　皇太后大事　皇上服孝服不必行割辮之禮諸皇子皆係孫枝亦停其割辮奏入得旨朕前旨

甚明當遵朕言爲是諸皇子停其割辮○是日 上足背浮腫不
能轉移因 皇太后病勢漸增用手帕纏足乘輭輿詣 甯壽宮
請安捧 皇太后手慘切倍常以 聖體不能支持出在蒼震門
內設帷幄以居○乙酉命諸皇子傳諭諸大臣 皇太后病勢大
增朕若居於素所寢處之地心甚不安因於蒼震門內設立帷幄
以居衣不解帶朕數日足疾更劇兼之徧身沈重中心煩燥不能
成寐三鼓時稍寢即醒醒時頭暈隨又起坐至五鼓始寢半刻朕
欲竭力盡禮以此形勢甚恐不能支持益滋不安耳又諭諸大臣
昨日朕足背浮腫不能轉移因 皇太后病勢愈增用手帕纏足
乘輭輿詣 甯壽宮朕捧 皇太后手奏云 母后臣在此 皇
太后張目畏明以手障光視朕執朕手朕心悲慟欲在 甯壽宮
守視因病體萬不能支而出從前自謂猶能勉强昨勞瘁後頭甚

迷豈難支五阿哥允祺奏云臣自幼蒙　皇太后祖母養育　皇
父聖體違和一應事務臣可料理朕云我在爾何可代理朕務期
躬盡典禮耳○丙戌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奏　皇上至孝純誠
皇太后脫有不虞必欲力疾盡情盡禮仰惟　皇上春秋已高
又適抱恙　皇太后聿躋上壽受備物之奉者垂六十年是　皇
太后之福　皇上之孝皆極古今之所稀有至一切禮儀臣等雖
愚豈不知　皇上孝思維則然考之於古漢儒鄭康成最精於禮
其論國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卽朱子謹禮終身及暮年
有疾遇家有祭祀坐視子孫跪拜而已此皆典禮明證伏乞　皇
上深抑　聖情俯衷古制如　皇太后有不虞之事命諸皇子悉
心經理凡拜跪行走一切勞力禮節　聖躬切未可身親萬分保
攝仰承　宗社之重上以慰　皇太后之心下以愜朝野臣民之

望奏入得旨　皇太后儻有不虞朕當力疾盡禮爾等各有父母
勿過爲勸阻朕益傷悼愈增疾矣○是日酉刻　皇太后崩於甯
壽宮　上拊膺哀號即行割辮孝服用布哭泣弗輟視　梓宮安
設畢奠酒慟哭不已諸皇子及近侍人員屢次叩請始回蒼震門
○丁亥　上居蒼震門內以　大行皇太后遺誥頒示天下○癸
巳命諸皇子傳諭旨曰十五日　甯壽宮致祭朕可親往十七日
發引朕身體甚弱難以行走若乘輿先行此心不安途中風冷萬
一冒寒風疾頓增尤爲可慮今以不能去之故明諭爾等十七日
朕往　甯壽宮親視　梓宮發引○丁酉奉移　大行皇太后梓
宮安設於朝陽門外殯宮發引時　上詣　甯壽宮親奠慟哭近
侍人員不忍仰視亦皆慟哭　梓宮啟行後　上猶慟哭不已諸
皇子再四跪勸良久始回蒼震門內○己亥大學士等奏查康熙

二年上 慈和皇太后尊謚大學士等會同翰林院擇二十四字分爲兩條奉旨尊爲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后今上大行皇太后尊謚臣等會同翰林院亦照例揀擇具奏得旨此奏甚屬錯誤爾等查 太廟 奉先殿二位 文皇后神主便知其誤矣○庚子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恭詣 太廟謹瞻 神位見 孝端 孝莊兩太皇太后並從 太宗文皇帝廟號俱有文字臣等愚昧查康熙二年 慈和皇太后尊謚舊檔僅擬 尊謚字樣具奏未將康熙九年奉旨 慈和皇太后從 世祖章皇帝廟號升祔 太廟之例不以 章皇后字樣一併寫出甚屬錯誤因將所擬字內塡寫 章皇后字樣具奏得旨此事不比尋常但聲明錯誤則已該部嚴察具奏所擬 尊謚亦未明晰朕記 太皇太后徽號字樣甚多卽就原有徽號字內刪減擬定並未改換

今通行改擬恐於例有不合○甲辰大學士等奏前所降　皇上手書諭旨臣等應照原旨繕寫於本月二十八日交吏部傳集滿漢九卿詹事翰林科道等官於午門前宣示內閣起居注各寫一通加謹收貯此外有何應存之處恭候　皇上指示奏入留中○乙巳諭大學士等朕所下諭旨乃朕一生至苦之事今爾等奏稱內閣起居注各寫一通加謹收貯此外有何應存之處恭候指示等語無一語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朧完結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據此則諸臣竟無忠愛之心爲朕籌畫俾稍得休息也且朕繕寫一生之事已備十年朕言不再之語已盡之矣爾等奏稱此外有何應存之處恭候指示等語若更有指示爾等之處朕豈不寫出乎申刻大學士等奏　皇上一生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已手書發出臣等不能詳加議奏以致　聖心憂慮臣等萬死不足蔽辜

懇　皇上從重議處奏入得旨吏部都察院會同嚴察議奏○丙午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奏明日　大行皇太后殯宮行大祭禮　聖躬近日方稍愈請今晚不必親詣梓宮前哭奠得旨二十一二十二日朕本欲親詣致祭因二十七日欲親往釋服是以未去自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以後朕躬比前較愈儘可往矣諸皇子大臣屢次勸止儻朕今可以去而不去他日回想豈非遺憾乎今朕親去將此諭衆知之○大學士等奏臣等恭查舊檔　太皇太后徽號原有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宏靖二十字賓天之後追上　尊謚將原字減去十五字留五字又添擬七字尊爲　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啟聖文皇后升祔　太廟　慈和皇太后徽號原慈和二字後尊爲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后康熙九年升祔　太廟時添寫

章字　大行皇太后徽號原有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十字
今欽遵　上諭照追上　太皇太后尊謚將原字內留五字添擬
七字尊爲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翊聖章皇后又將原字內
留四字添擬八字尊爲　孝惠仁憲莊定端純順天翊聖章皇后
恭候　皇上指示其應行典禮交禮部查明議奏得旨前一條所
議是○是日申刻　上詣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親奠上食哭泣
盡哀畢駐蹕行宮○丁未　上於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大祭
禮讀文致祭親奠哭泣盡哀釋服仍還居蒼震門內○諭兵部四
川提標兵至松潘未久鼓噪回省俱係康泰平素不能撫恤不加
整飭訓練信用原任守備汪文藻任意扣尅驕悍妄行所致法喇
等已遵旨將汪文藻及爲首兵丁皮登雲等五人正法張玉林等
九人解往陝西安插其餘衆兵俱無干涉俱照舊留營給餉效力

行走○戊申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公奏請　上還乾清宮○己酉　上還宮○是歲朝鮮來貢○人丁戶口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二十一萬二十五田地山蕩畦地七百二十五萬七百五十四頃九十畝有奇徵銀二千九百七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兩有奇米豆麥六百八十五萬三千五十五石有奇草三百八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四束茶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引行鹽五百十萬三千五百三引徵課銀三百七十八萬一百二十四兩有奇鑄錢三萬九千九百一十六萬七千三百有奇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春正月辛亥　上居蒼震門內○壬子　上詣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月祭禮○癸丑　上還宮諭諸王大臣等諸王大臣往往羣集請安云望朕躬速愈朕身罹大憂因致舊疾動履甚艱寢臥幾及五旬一切喪事未得肅心何暇調治今右足較左足消瘦容顏亦殊憔悴或有冒昧之人不詳瞻朕容第謂聖躬如天行至健雖暫染痾疾有何妨礙不知天行無時止息而世運屢有變遷人豈得以天比乎或又粉飾慇勤套語謂宜節憂勞簡幾務以養聖躬及至問其憂勞之宜節者何在幾務之宜簡者何事彼仍不能舉以對也朕於此等空言惡之殊切厭於聽

聞故特降諭宣示○乙卯　上幸湯泉○兵部議准原任貴州巡撫劉蔭樞奏定番州屬大華司土官狄守亨因挾仇射死麻響司土官得君佐已經奏參革職狄守亨之子狄世雄仍習兇頑難以約束部苗別無應襲之人請將大華土官永行裁革地方錢糧歸併定番州轄從之○辛酉諭大學士等諸臣陳奏國家之事輒用稱頌套語於朕躬並無裨益朕歷年夏月避暑九月回鑾所積四月內口外不能辦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歲內完結至次年開印又復速爲辦理無致壅積今自五十六年四月至今所積事務應作何辦理之處諸臣當切實指陳國家事務所關甚大豈可潦草完結若朕置事務不理諸臣又誰能擔任朕每念及中心惕然嗣後當盡刪除稱頌套語將有益於朕躬之處速爲指陳使事務不至壅積可以知諸臣之實心報效而朕之病體亦得調護矣○己

已翰林院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允礽爲皇太子　上御行宮正門召朱天保問曰爾奏摺内云二阿哥仁孝爾由何而知朱天保供云臣父朱都納語及聞之　上問曰爾父行走之時二阿哥尚無疾病其學問弓馬及一切技能皆有可觀後得瘋疾病發時卽諸事不省舉動乖張曾背立朕前辱駡徐元夢卽伊伯父及伯叔之子等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此非瘋疾所致乎爾知之否耶朱天保供云臣實不知冒昧陳奏理應萬死　上問曰爾奏摺内云今二阿哥聖而益聖賢而益賢爾何從而知朱天保供云皆臣父聞之看守之人　上問曰看守之人何名朱天保辭窮但云該死　上問曰朕以爾陳奏此等大事若遣人傳問或將爾有理之言渗漏故親加研訊爾一無知稚子數語卽窮必有同謀通信之人可據實供明朱天保奏云此皆臣父朱都納同戴保商議繕本

令臣來奏　上命大臣等將朱都納戴保鎖拏並朱天保俱交與
皇子大臣等嚴審又諭曰自　太祖　太宗以來宗室中患瘋疾
者不止一人英郡王臨陣甚勇效力甚著但瘋疾一發即便妄行
大阿哥允禔公景熙亦皆有瘋疾普奇爲人總無定準不可聽信
三官保爲人閃爍不常楚宗爲人亦多反覆朕當面責伊云爾甚
是反覆不常必至於爾被殺而後已朕宗室中漢仗皆好臨陣奮
往不肯讓人但心無定準不可信者甚多再旗人內如齊世爲人
心性閃爍巴渾德曾奏齊世聰敏異常其心思所至立即轉變非
臣等所能測即齊世亦奏稱臣之心性臣亦不能自信伊且不能
自信又豈有信伊之人耶又諭貝子蘇努曰齊世狂悖之言爾盡
知之齊世當康熙十年時以爲如何能至十五年及至康熙十五
年以爲如何能至二十年因將伊祖墳移至盛京可見伊居心行

事狂悖極矣。○將朱都納戴保拏至供出副都統常賚原任內閣學士金寶因將常賚金寶亦拏至○庚午大學士會同九卿等繕摺具奏皇太子係天下根本近奉上諭建儲大事朕豈忘之臣等仰見聖心注念國本匪朝伊夕伏願皇上遂行乾斷四海臣民莫不懽慰見今題奏之事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贊襄辦理俟聖躬大安再親幾務至於今年應補各官及旗下官員請停其引見陸續補授伏候皇上諭旨再行引見上召入諭曰自去年春夏之交朕體不安留心調養漸就痊愈意謂從此便可平復自熱河來京心中沈悶又值皇太后大事總無暇調治以致身體不安者七十餘日朕自幼頗能耐病是以起居照常仍辦理幾務今至湯泉顏色稍復精神亦增特諭爾等知之爾等今日爲立皇太子之事來奏前允礽爲皇太子

時一切禮儀皆索額圖所定服用儀仗等物踰越禮制竟與朕所用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亂皆索額圖導之也自二阿哥近侍人員以至內監言及索額圖常泰無不切齒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名不正則言不順今於未立皇太子之前當豫將禮儀議定爾等會同將明代會典及漢唐宋以來典禮查覈詳議具奏

上御行宮正門召朱都納問曰爾子朱天保供稱所奏皆出爾意朕問爾二阿哥仁孝且於拘禁處甚是安靜聖而益聖賢而益賢爾何以知之朱都納供云原聞二阿哥之賢意拘禁之後應亦賢矣所以具奏　上曰爾並不詳明亦無確見妄奏此等大事乎從前二阿哥原無不善之處後因病發諸事乖張是以拘禁然朕猶望其痊愈故復釋放五年以內朕父子每日相見凡事盡心教訓乃並不悛改始復拘禁伊於拘禁處以礬水作書致普奇屬其保

舉爲大將軍有齊世扎拉克圖皆當爲將軍之語朕遣內監往詢伊直認礬水之書係其親筆此等處爾知之否耶朱都納供云臣所聞未明妄行陳奏該萬死　上問曰爾奏摺內引戾太子之事爲比戾太子父子閒隔不能覿面朕於二阿哥並無閒隔即拘禁處朕常遣內監往視賜物賜食見今二阿哥顏貌豐滿伊子七八人朕皆留養宮中爾何得比如戾太子之事爾又稱費揚古將二阿哥陷害費揚古係功臣伊病篤時朕親臨視歿後遣二阿哥往奠爾何得任意妄言爾希圖僥倖取大富貴又以朕有疾必不親加詳訊故擅敢具奏今詰問之下乃始知當死乎且爾奏此等大事必有通同商議之人密探消息然後具奏與爾相商者爲誰與爾通信者爲誰朱都納供云臣實知之不明冒昧引證妄奏與他人無涉應將臣淩遲處死罪在臣之一身求將臣子朱天保寬宥

上曰令爾看殺爾子後始將爾凌遲又問戴保曰爾前往海關時曾奏趙姓之人族眾聚居皆趙太祖之裔或至作亂亦未可定遣爾至蒙古地方又奏扎賴特蒙古等修理器械訓練兵丁有謀叛之意何歷年來帖然安靜此非爾欺罔耶且爾因瘋疾拘禁如何朱都納所奏之事爾又與之商議同行戴保供云臣係朱都納之揩望伊父子富貴同副都統常賚商議而行伊所奏本章臣看過是實 上又問金寶曰左翼朝奇右翼金寶皆著名匪類朱都納所奏之事爾如何與之商議同行金寶供云既有臣名臣即應死但臣往軍前種地甫回曾見朱都納是實至伊所奏之事臣實全然不知臣見有老母在家年已八十並無兄弟子嗣求 聖主寬宥 上曰爾有八旬老母毫不為念是以罹此案耳 上又問常賚曰爾如何與朱都納商議妄行陳奏常賚供云臣係朱都納

之壻此皆伊父子希圖富貴同伊愛壻戴保商議而行並未與臣相商　上曰爾係朱都納之壻朱都納平日與何人行走此事與何人商議爾必盡知之常賚供云萃泰齊世兩人皆與朱都納來往萃泰行走甚密齊世行走畧疏至此事同伊等相商與否臣實不知尋將齊世萃泰並拏至○壬申　上御行宮正門召齊世諭曰齊世秉性不肯安靜有似獮猴二阿哥甚惡之呼爲獮猴都統朕以爲與獵犬相似道旁鶉起則逐鶉蛙處則逐蛙人所射之野獸反不逐也凡人有過皆悔悟思改若齊世怙過遂非到老不知改悔並一璧額卽謀欲陷人至於騎射材力全無寸長屢次出兵並不向前效力及犯事之處未有無其名者二阿哥礬水寫書之事亦有其名朕皆寛宥給以都統職銜朕施恩如此伊當守分安靜度日乃今朱都納之事又有其名豈非奸詭特甚乎今試問爾

爾族中佐領員缺如何將增壽之名刪去但將爾名進呈增壽係爾兄之子襲公爵者伊名如何可刪爾以身爲都統止將爾名進呈載入檔案傳至後日便與增壽子孫無涉爾之籌算竟及數世以後奸詭如此朕斷不使爾得遂其志究將增壽之名列於爾前爾之奸計何益齊世語塞不能對但云臣心地不堪之處皆　皇上洞照有何辨處　上又曰蔡泰乃卑污無恥之人何足問也○乙亥議政大臣等議覆總督額倫特奏據拉藏使人胡喇奇云從前與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交戰曾獲伊衆二百餘人策零敦多卜及準噶爾等因不服水土徧身浮腫今拉藏見在布達拉地方固守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俱同在一處令我齎疏往奏　聖主又大喇嘛弼爾齊木藏布拉木渣木巴奏稱我等自剛諦沙回至拉薩拉藏告云策妄阿喇布坦令策零敦多卜等率兵六千餘人

至淨科爾庭山內踞守險要來與我戰夜間越嶺而來復蹤往達穆地方等語又侍衛阿齊圖等奏據拉藏使人胡喇奇云拉藏蘇爾扎前與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交戰殺獲甚眾今拉藏蘇爾扎俱自達穆已至招中等語應行令侍衛阿齊圖總督額倫特等加謹設防作速豫備遠探賊情相機進勦得旨依議速行○丙子滿九卿等議奏朱都納應凌遲處死朱天保立斬朱都納二幼子立絞家產籍沒入官戴保常賚俱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金寶充發黑龍江常賚革去都統職銜交該旗枷號三個月鞭一百齊世革去都統職銜交該旗拘禁

及族中人等在伊家永行拘禁　上將奏摺發還諭云所議尚未詳盡朕親御門窮詰朱都納之處亦未載入○丁丑吏部議覆大學士馬齊等議上　大行皇太后尊謚不將　章皇后字樣寫出甚屬錯誤應將大學士馬齊嵩祝李光地蕭永藻王掞各降三級

調用其革職留任之大學士嵩祝無級可降應革任得旨馬齊李光地蕭永藻王掞俱從寬免降三級調用嵩祝從寬免革任〇戊寅諭議政大臣等兩路屯兵駐紮邊塞二三年矣勞苦殊甚衣服亦將損敝朕深加軫念特令製衣二萬襲見今所有一萬襲派侍衛一員由驛站送至將軍富甯安軍前賞給軍兵再一萬襲俟製造完日送至將軍傅爾丹軍前命爾等大臣查驗裝載牢固發往如尚有不敷計算軍兵數目照此衣服將庫貯布疋賞給令其自行製造〇大學士九卿等遵旨將　皇太子儀仗冠服一切應用之物及應行禮儀俱查明裁減定議具奏得旨所議甚善

二月庚辰朔　皇子生卽於是日薨未命名〇壬午轉李華之爲刑部左侍郎以周道新爲刑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〇乙酉滿漢九卿請安　上手書諭旨曰衆大臣官員時來請安朕甚難答若謂

身安則羸瘦已甚未覺全復足痛雖較前稍愈步履尚難近方閱理政務一時難於淸楚因慮壅積漸多心悸不安更痛　皇太后大事適値朕躬抱病未盡朕心而一二不法匪類曾經治罪免死之徒探知朕疾夥同結黨謀欲放出二阿哥觀此則亂臣賊子尚不乏人每思此等事食且不能下咽何由萬安○丁亥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楊琳奏據原任碣石總兵官陳昴調奏臣詳察海上日本暹羅廣南噶囉吧呂宋諸國形勢東海惟日本爲大其次則琉球西則暹羅爲最東南番族最多如文萊等數十國盡皆小邦惟噶囉吧呂宋最强噶囉吧爲紅毛一種奸宄莫測其中有英圭黎干絲蠟和蘭西荷蘭大小西洋各國名目雖殊氣類則一惟有和蘭西一族兇狠異常且澳門一種是其同派熟習廣省情形請敕督撫關差諸臣設法防備或於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礮方

許進口或另設一所關東夷人毋年不許多船並集止許輪流貿易臣查外國夷商利與中國貿易而夷商慴服有素數十年來沿習相安應聽其照常貿易將該鎮所請查取火礮另設一所關東輪流貿易之處無庸議請於夷船一到之時令沿海文武官弁晝夜防衛使其慴服無致失所至於西洋人立堂設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九卿原議禁止再行嚴飭均應如所請得旨依議○己丑議政大臣等議准靖逆將軍富甯安奏西吉木設立赤斤衛達里圖設立靖逆衛各添設衛守備一員錫拉谷爾設立柳溝所添守禦所千總一員再添設同知通判各一員兼管二衛一所其駐防兵丁武職官員令肅州鎮管轄衛所官員令肅州道員管轄從之○庚寅議政大臣等議覆據拉藏奏稱臣受 聖主洪恩不意惡逆策妄阿喇布坦發兵六千與我土伯特兵交戰兩月雖並無勝

負而敵兵復又入招臣見在率兵守護招地但土伯特兵少甚屬可慮若將喀木危藏之地被伊踞去將使黃教殄滅懇求　皇上速發救兵並青海之兵即來策應等語查拉藏係顧實汗後裔維持黃教今懇求救援應令西甯松潘打箭鑪噶斯等處各豫備兵馬並土司楊如松屬下兵丁一同前往見今青海王台吉等派兵六千在正月初十起程但非有滿洲兵丁不可應令侍衛色楞侍讀學士查禮渾在西甯滿洲兵內選二百名綠旗兵內選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帶至青海地方會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其青海・台吉等發兵去後伊等家口無人看守應行文公策旺諾爾布總督額倫特與青海王台吉等妥議於屯兵形勝之處用心守護從之○刑部等衙門會議據原任貴州巡撫劉蔭樞供稱臣年老昏愚茫無知識伏見　皇上用兵西陲妄行摺奏及命臣

赴罪前周閱營盤謊稱適逢大雪馬上跌傷骽足病勢沈重不能行走又不請旨竟回甘州蒙恩寬恕令臣仍往看雪又不遵行妄求寬免蒙恩令臣赴任彼時病勢漸減遂爾前往種種乖謬罪應萬死等語應將劉蔭樞革職擬絞立決但議政大臣等議將不肯進兵之提督師懿德立絞奉旨暫停治罪劉蔭樞亦應暫行停決發往侍郎海壽處種地俟大兵回日再行治罪得旨劉蔭樞豈可復行發往陝西著發往傅爾丹等地方種地○辛卯九卿詹事科道以建儲事繕摺請旨　上手書諭旨曰國家大臣凡事宜詳細思維具奏豈可草率同於兒戲朕將何賴見今　皇太后之事未滿百日　梓宮尚未安厝舉國素服未曾剃頭乃將大慶之事瀆請朕實不解著即回奏九卿詹事科道回奏云臣等冒昧瀆請大體所關全未見及今奉旨明示方豁然醒悟自知愚昧謹具摺請

罪　上又手書諭旨曰至愚極昧之處不止一二次矣如此此何以辦事必至終日爲人欺蔽儻至誤事不亦可恥耶○以景日昣爲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府丞遷）○壬辰議政大臣等議覆振武將軍公傅爾丹等奏請兩路大兵進剿之處得旨爾等議欲兩路進剿但聞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等前往西藏之時曾有令伊等翦滅拉藏即在藏駐紮彼復身至西藏再攻取危藏巴爾喀木之人等語雖其虛實未可懸定而傳聞拉藏有陣亡之信若策妄阿喇布坦果帶妻子前往西藏而去我國兩路大軍即至伊里地方恐屬徒然朕意今即令色楞統率軍兵征剿西藏稍俟此軍消息本年暫停進剿此皆有關軍機糧餉爾等再議具奏○壬寅九卿等議覆趙鳳詔由縣令越升太原府知府不思潔己共婪贓一十七萬四千六百兩零歷審情實應擬斬立決從之○乙巳議政大臣

等議奏四川提督康泰平時不能撫恤官兵賞賚之物又不全給以致官兵鼓譟應革職交刑部從重治罪廣東提督王文雄平時不能禁戢盜賊致賊聚衆侵擾鄉村擄掠人口知巡撫法海具奏又思脫罪粉飾陳奏殊屬溺職應革職　上曰此二事暫存貯康泰王文雄原任宣化總兵官司九經伊等漢仗俱好經歷戰陣著自備鞍馬前赴色楞軍前效力果能效力將伊等免罪如不效力加等治罪○大學士等以議處朱都納等一案請旨　上諭朱天保希圖僥倖違旨妄奏又首將伊父供出不忠不孝極矣著即正法令伊父朱都納視之戴保最爲兇惡斷不可留亦著即正法朱都納常賚從寬免死金寶從寬免充發交與步軍統領永遠枷示伊等妻子俱入官朱都納二幼子亦免死入官達壽著革職枷號三箇月鞭一百去歲山東浙江正副主考官係何人保舉著查奏

大學士等又以齊世萃泰或照朱都納等枷示或照部議完結請旨　上曰齊世人甚不端著交宗人府照鄂繕等拘禁萃泰卑污無恥著照部議完結此旨不用批本令部院記檔○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察審河南閿鄉縣賊首王更一等一案原任巡撫李錫因科派激變應行立斬　上諭大學士等李錫據理應斬第官員與賊盜合為一本定擬難以批發此本發回著分晰兩本具奏又議覆張廷樞等察審蘭陽縣奸民李雪臣等一案將白蓮教賊首朱復業即袁進論凌遲案內養袁進為子之郭英論斬秋後處決　上諭大學士等郭英係養朱復業之人即是伊父理應照謀叛人之祖父例即行處斬部議秋後處決誤矣發還再議並李錫等議罪之事過三月再奏○丙午以張連登為湖廣巡撫由通政使遷○丁未　上還宮○予故刑部左侍郎艾芳曾祭○是

月免福建臺灣等三縣去年旱災額賦有差
三月辛亥諭大學士等保舉山東浙江鄉試考官之人查出否馬
齊奏曰保舉山東正考官呂謙恆係工部侍郎王懿保舉副考官
朱天保係吏部侍郎色爾圖左副都御史海壽保舉浙江正考官
索泰係工部侍郎常泰保舉副考官張懋能係通政使司參議張
世祺　上曰王懿等俱著革職留任永停升轉不准開復又諭凡
有保舉俱有王懿李先復之名科道內保保舉人者甚多果屬賢員
自當保舉但伊等竟以此射利王懿從前歷官尚勉强自愛自任
府尹後甚屬平常○壬子諭大學士等歷觀從來帝王設立起居
注多有更張亦陏有裁革者朕在位日久設立多年近見記注官
內年少之員甚多皆非經歷事體之人伊等且自顧不暇又豈能
詳記朕之諭旨耶且官職卑小不識事之輕重或有事關重大者

不能記憶致將朕之諭旨頗多遺漏不行備錄甚至如趙熊詔曾私鈔諭旨攜出示人記注之事關繫甚鉅朕設立起居注甚爲久遠在位五十七年一切政事見有各衙門檔案何必另行記載其作何裁革之處爾等會同九卿議奏○癸丑減大興宛平各門廠房税○丙辰以王沛憻爲廣西布政使（由貴州按察使遷）○辛酉上　大行皇太后尊謚曰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翊聖章皇后○壬戌　上詣　孝惠章皇后梓宮前行百日致祭禮○諭諸王大臣前諸大臣勸朕停止親送　皇太后梓宮時朕曾諭以目前不能去稍需時日再行定奪今朕身較前稍健似可勉强前去但此時尚未可信或至途間朕身又或不安不惟諸臣不能擔荷卽朕亦追悔無及若不去從此朕身漸愈此心又大不安矣以此兩難朕下此旨非欲諸臣勸阻亦料諸臣必來諫止朕心實不能定故頗

與諸臣共計之耳爾等可公同詳議具奏又諭昔　太皇太后大事時梓宮安厝畢方行剃頭今送　皇太后梓宮之人亦俟安厝後方行剃頭已經下旨朕意不送　梓宮之人亦俟四月初七之後剃頭爲是諸大臣可會議具奏是日諸大臣遵旨會議合詞奏曰　皇太后大事已滿百日諸禮俱畢請照禮部奏請明日十四日請　皇上剃頭衆人俱剃頭送　梓宮之人亦行剃頭奏入

上諭　皇太后大事　梓宮未出之前朕立意欲出盡乃心不幸身病又不能支持難以勉强諸事未盡朕心抱恨無窮又思當此之時止有孝敬朕之人並無愛恤朕之人尊長輩皆已凋謝此等處俱以無可與言爲傷距四月初七日爲日無幾何必爭此數日過四月初七日再行剃頭諸大臣復摺奏懇請　上諭諸大臣不知朕知之已有明旨諭諸王矣○癸亥諸皇子諸王滿漢文武大

臣官員合詞奏懇覲自古帝王及明朝會典未有親送梓宮之例況　聖躬尚未全愈斷難親往伏懇　皇上俯順輿情　上諭諸王大臣官員勸朕停止親送　梓宮再三叩請朕身亦不能往今不親送矣又諭朕不剃頭送　皇太后梓宮之諸王大臣官員亦著停止剃頭其在京之諸王大臣官員俱著剃頭○諭議政大臣等連年陝西適有軍務來往人等俱係巡撫綽奇與地方官應付今伊等之力有限原任河南巡撫李錫暫停正法並此案干連之府縣等官以及原任江西巡撫佟國勷俱發往西陲交與侍郎色爾圖令其捐辦如果效力即免其罪○丙寅吏部議覆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夢奏參編修儲在文張起麟徐用錫沈敬宗宮鴻歷叢澍等有玷官箴均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儲在文張起麟徐用錫宮鴻歷叢澍俱著革職沈敬宗著從寬免革職在武英殿修書

處行走永不准升轉○四川巡撫年羮堯奏打箭鑪地方外通西域內皆高山峻嶺實爲天設之險　皇上救援西藏今護軍統領溫普帶領滿兵五百赴鑪駐紮臣以鑪地素不產米山路險遠糧運爲難動支庫銀買米一萬石遴選人員先運六千石抵鑪餘米收貯雅州如有需用再行酌運所需草料亦委官採買運送支給自此源源買運必不遲誤軍需得旨據奏相機購買米石草料委官設法陸續運至打箭鑪年羮堯甚爲實心效力殊屬可嘉著復還原職○以申大成爲貴州按察使由山東濟東道遷○戊辰大學士九卿等遵旨會議　皇上手書諭旨及理事時所降之旨並轉傳之旨各處俱有記載檔案又如本章所批諭旨六科衙門既經記載發鈔各部院又存檔案稽查且記注官多年少微員或事關重大者不能全記以致將諭旨舛錯遺漏又妄行鈔寫與人儻伊等所

記之旨少有互異關繫甚鉅應將起居注衙門裁去從之○吏部議覆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夢奏學臣任滿之日宜分別賢否以昭勸懲今查聲名中平者五員陝西江南福建貴州廣東學臣王雲錦林之濬車鼎晉萬經鄭晃聲名不好者二員廣西江甯學臣蕭澍魚鸞翔得旨王雲錦林之濬車鼎晉萬經鄭晃蕭澍魚鸞翔俱著革職保舉蕭澍之廖騰煃張德桂保舉魚鸞翔之耿懷劉士聰亦俱著革職○壬申　孝惠章皇后梓宮從花園發引　上親詣奠酒舉哀　梓宮啟行　上從東角門出於大路跪送慟哭諸皇子皇孫文武大臣跪勸節哀及　梓宮已過良久諸王子隨龍輴後回望　上猶慟哭不已復各趨回環跪敦勸　上始止哭還宮○丁丑命浙江南新北新兩關稅務交杭州府捕盜同知管理○戊寅工部議覆浙江巡撫朱軾奏海甯縣海塘俱屬浮沙塘

脚空處請用木櫃之法以木爲櫃橫貼塘底實以碎石以固塘根又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坦水石以護塘脚毋使潮水侵入再查塘內向有小河名備塘河居民築壩遂淤爲陸今應去壩疏河卽以挑河之土培岸又石塘三十餘里均須防守不時修築東西土塘見在坍塌更宜及時堵禦應速行修築從之

夏四月庚辰諭大學士等京畿一帶歷年以來二月內或大雪大雨故麥苗滋長田禾尚可耕種今歲二三月閒天時亢旱麥苗漸黃且有妨耕種朕思國有大喪之年多遭水旱及今不可不豫爲準備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議或政事尚有缺失宜盡心講求雨澤亦應祈禱朕躬雖尚未愈爲天下憂更加兢惕爾等毋視爲故事也○辛巳議政大臣等議覆侍衞阿齊圖奏臣統兵至柴旦木地方於正月初二日遇見伊打木扎布等帶領拉藏子蘇爾

扎之妻自招敗回告稱準噶爾兵來至達穆地方與我土伯特兵交戰數次彼此傷損甚多去年十月三十日厄魯特之噶隆沙克都爾扎布叛歸準噶爾將小招獻降我土伯特兵眾解散台吉那木扎爾等在布達拉北城開門投順準噶爾兵眾擁入十一月初一日蘇爾扎率兵三十人衝圍而出被其擒獲拉藏被圍身亡我等投奔而來等語今西藏已失蘇爾扎之妻等投懇垂救應行文總督額倫特郎中長受即給伊馬匹口糧仍令在波羅沖可克舊處暫爲安插從之○乙酉　孝惠章皇后梓宮奉安　孝東陵○丁亥賜汪應銓等一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予故偏沅巡撫李發甲祭葬○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閿鄉等縣官員私行科派以致賊首亢珽等拒敵官兵一案閿鄉縣令白澂以火耗等項借端取銀五萬六千兩宜陽縣令

張育嶶以馬價等項借端取銀四千零五十兩俱應擬絞監候河南府知府李廷臣私派濫徵同武弁緝賊並傷良民應擬斬監候原任巡撫李錫激變地方應斬立決查李錫李廷臣白澂張育嶶俱發往甘肅效力事完之日另行請旨布政使張伯琮迎合李錫私動庫銀又失察屬員科派見任巡撫張聖佐未將賊情奏聞又不嚴加緝捕總兵官馮君洗不盡力緝賊俱應革職所有拖沙喇哈番亦應革退得旨張伯琮張聖佐俱著革職馮君洗著革退總兵官噶伊拖沙喇哈番餘依議〇辛卯　上幸熱河啟鑾〇吏部議覆戶部尙書穆和倫將戶部收納錢糧隨平餘銀並未據實陳奏應降五級調用從之〇予故原任吏部左侍郎仇兆鰲祭葬〇甲午調孫渣齊爲戶部尙書由工部調〇以楊宗義爲河南布政使原任安徽按察使〇丁酉諭禮部王阿哥等之母備位宮闈俱年及六十五

十四十有餘宮中雖稱妃嬪尚未受封今封博爾濟錦氏和嬪瓜爾佳氏郡王允祜之母達甲氏爲妃封貝子允祹之母瓦劉哈氏十五阿哥允禑十六阿哥允祿之母王氏十七阿哥允禮之母陳氏爲嬪爾部察例具奏○戊戌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蘭陽縣白蓮教賊首李雪臣等聚衆謀爲不軌一案除李雪臣已經蘭陽縣拏獲杖斃外爲首之袁進卽朱復業應照謀反律凌遲處死郭英撫袁進爲子應照謀反之祖父律擬斬立決爲從之李興邦等二十二人俱照謀反律擬斬立決孫丙等十四人俱擬斬監候洪知所等俱發三姓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其各處白蓮等邪教之人行令地方官嚴查治罪從之○己亥裁浙江分巡金衢嚴道○丁未諭大學士等近見八旗補授佐領及襲職官員俱有遲至數年未曾啟奏者此等事甚不宜遲今遲延至

此顯有情弊交與都察院查明參奏其應補應襲之人著各旗大臣帶往熱河引見

五月己酉朔　上駐蹕熱河〇庚戌以楊宗義爲河南巡撫宜思恭爲河南布政使原任江蘇布政使〇癸丑以徐元夢爲工部尙書由左都御史〇丁巳總督額倫特奏四月初五日拏獲策零敦多卜之使人羅卜臧等八人訊稱伊等自去年正月由特穖斯起程十月至布達拉地方本月二十八日夜攻取大招次日圍住布塔拉殺害拉藏將伊幼子及所屬寨桑等送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伊子蘇爾扎遁走爲土伯特擒獲拘達賴喇嘛於扎克布裏廟班禪仍住拉錫倫布等語將使人羅卜臧等交主事奈曼代沿途防護解往京城報聞〇戊午侍衞阿齊圖奏蘇爾扎之妻與從前屬下人等見在一處若可以餬口聽其自爲生理若不能餬口請令青海寨桑等

酌量養濟得旨據奏蘇爾扎妻既云我係婦人屬下人等不能養育且恐他人欺壓亦未可定著翰林院侍讀學士樺色領銀一千兩前往波羅克給與蘇爾扎之妻令其辦理生業且朕差官照看伊等必無有敢行欺壓之人矣○己未兵部議准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奏臺灣一郡有極衝口岸九處應修築礮臺十一座內中路之鹿耳門爲全臺咽喉出入要口安平鎮爲臺灣水師三營駐紮之所舊有紅毛城一座見在補築城垣其餘等處亦見在修葺有次衝口岸十五處應修礮臺一十八座再查澎湖地方實爲臺灣門戸金廈藩籬有極衝口岸四處內如媽祖澳原有新城一座見在修葺其餘等處應築礮臺七座有次衝口岸五處應築礮臺三座酌撥官兵巡守北路之淡水雞籠爲販洋要路又爲臺郡後門向係臺郡水師左營汛地並未安兵屯駐請於臺灣各營額

兵內酌量抽調兵五百名戰船六隻設立淡水營令北路營參將管轄並請移興化城守右營守備駐防淡水於臺鎮標中營撥千總一員臺協左營撥把總一員爲淡水營千總毋年輪流分防雞籠從之○乙丑增設河南開封府駐防滿洲兵○戊辰以黨阿賴爲左都御史由兵部左侍郎遷○壬申議政大臣等議覆都統法喇等奏打箭鑪之外地名裏塘向係拉藏所轄而裏塘之外爲巴塘近聞策零敦多卜暗通密信與裏塘營官喇嘛誘伊歸藏臣等恐被其搖惑是以行咨員外郎巴特麻等速往宣布　聖主威德今已輯服續據裏塘之喇嘛格隆阿旺拉木喀云準噶爾五百人已至又木多見今裏塘有察罕丹津所遣之寨桑居住與準噶爾暗自通謀又據護軍統領溫普密信云窺探堪布之心尚在未定理應準備臣等酌議飛咨溫普在打箭鑪挑選滿兵一百名令前鋒參領

林伯帕等帶領再選綠旗馬兵一百名鳥槍兵三百名令化林協
副將趙宏基等率領一同前往裏塘彈壓相機擒勦又聞自裏塘
以外直至西藏敬信胡必爾汗有如神明今胡必爾汗生長裏塘
其父見在西甯之宗喀巴廟應傳諭其父令伊遣人傳諭營官喇
嘛及居民人等使知駐兵裏塘乃　聖主保護胡必爾汗之本鄉
不使賊人驚擾並無他故則裏塘巴塘便爲川省邊隘等語查裏
塘距打箭鑪甚近叉木多距裏塘亦不甚遠應如所奏即派前鋒
參領伍林帕等看守裏塘偵探信息並曉諭察罕丹津所遣之寨
桑告以準噶爾之殘虐致干天討若叉木多果有準噶爾之兵前
來令伍林帕等詳加計算酌量行事從之
六月庚辰命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諭祭琉球國故中山
王尚貞尚益冊封世曾孫尚敬爲中山王○癸未御史黃叔璥奏

參河南學臣查嗣庭南陽鎭臣高成會奏保留河南革職巡撫張聖佐揑稱八府一州士庶感戴應將查嗣庭高成敕部議處得旨朕聽政之餘每面諭九卿詹事科道朕自幼時讀性理諸書凡通套虛文及一應稱頌典故除文章詩賦外切不可用之於辦事今黃叔璥所奏八府一州軍民之處即見成文章也前保奏噶禮張伯行之人皆云兩江人等翕然稱善即罷市三日籲奏請留三日之內兩江何由盡知且高成素不識字或係微賤之人代筆高成亦未必解張聖佐爲人謹愼到任即遇此事因無能罷斥原不以李錫之貪惡黃叔璥或特參查嗣庭以及高成或特參高成以及查嗣庭俱不可知這所奏知道了○己丑　上覽原任大學士李光地遺疏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屢經求退其奏摺已呈覽數次因大學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暫止其奏俟王掞到閣時令其具本

奏請並非李光地貪戀官職而借以爲名也前摺衷心畢露甚是詳明今覽遺本因斗染重疾辭不達意深可憫悼前摺旣經朕覽卽係奏明故將前摺自京取來與伊遺本一併批發隨命皇五子恆親王允祺內大臣公馬爾賽往奠茶酒賜銀一千兩又命尚書徐元夢等自熱河還京護其喪事尋予祭葬諡文貞○癸巳命刑部減釋獄囚○甲午議政大臣等議覆侍衞色楞密奏臣近接總督額倫特書信內云奉旨差渣布往察罕丹津處令伊遣人將準噶爾之兵誘來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後進兵臣愚以爲準噶爾殘害西藏彼處人民懸望我師如望雲霓豈能刻緩況䀹準噶爾兵衆散處無紀伊等伎倆不過暮夜襲營偸盜馬匹而已臣所統兵丁二千有餘器械堅銳馬肥餉足今於五月十三日已至穆魯斯烏蘇値今河水淺涸策鞭可渡又探距此五百里見有準噶爾之

哨兵正當乘此機會勦滅賊人收復藏地若復駐留以俟額倫特兵到恐需遲時日口糧告罄進退兩難臣故不能延待隨即陸續進兵觀此所奏甚是應令色楞沿途小心相機行事再行文額倫特等作速進兵策應從之○戊戌以孔毓珣為四川布政使由廣西按察使遷○甲辰免漳河衝決田賦○吏部奏大學士李光地員缺請旨補授 上曰該部誤矣向來大學士病故必遲一兩旬然後奏補著過一月再列名具奏○丁未以焦映漢為廣西按察使原任江蘇按察使○賜哈密兵丁衣服四百襲